

理學彙編

文學典

頌部

贊部

箴部

銘部

檄移部

檄移部 露布部

策部

策部 判部

書札部

(卷)

一五三

一五四

一五五

一五六

一五七

一五八

一五九

一六〇

一六一六三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五十三卷目錄

頌部總論

上子夏詩大序

詩含神霧

王充論衡

掌虞文章流別論

劉勰文心雕龍

王應麟辭學指南

吳訥文章辨體

徐師曾文體明辯

頌部藝文

上四巡頌表

平吳頌序

上大法頌表

上南郊頌表

答元圃閣講頌令

上拜南郊頌表

上九成宮頌表

上李常伯啓

上皇甫常伯啓

進神鳳頌表

進洛圖頌表

進東嶽朝覲頌表

進孝烏頌表

跋東坡桂酒頌

跋御書所進嘉邱生辰詩

前題

頌部紀事

頌部雜錄

樓倫

文學典第一百五十三卷

頌部總論

上子夏詩大序

頌

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

於神明者也

詩含神霧

頌

頌者王道太平功成治定而作也

王充論衡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

彰萬世乃聞問說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

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

也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爲下所書也下者誰

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爲矣問儒者禮言制

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故

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

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詩儒術托理之期猶頌

臣勸行孝宣皇帝稱顯州太守黃霸治狀賜金百

斤漢臣勉政夫以人主頌稱臣子臣子當受君父於

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變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其

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是故頌頌王十股頌五盤

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士也由此言之臣子

當頌明矣儒者謂漢無聖稱治化未太平宣漢之篇

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懷國之篇極論漢德非常

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宜褒主上詩之頌言

右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異

人之翁未爲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

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孰與

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

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塗或

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擊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

德者乃知堯者也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能

別青黃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暗者不能言是非也

然則方今盲暗之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

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云

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夜舉燈燭光耀所及可得

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濟淮皆知

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從橫難數極深

揭厲難測漢德鄧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

不知漢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並作皆論

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周頌與杜

撫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宣帝之時畫圖漢列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恥之何則父祖不賢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見漢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功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地有丘濬故有高平或以鑊插平而夷之爲平地矣世見五帝三王爲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爲鑊插損五三少豐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爲平哉漢將爲丘五三轉爲濬矣湖池非一廣狹同也樹竿測之深淺可度漢與百代俱爲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不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論不知優劣之實漢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池相與比也無鴻筆之論不免庸庸之名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在百代之下豈徒同哉論者行之跡也論之美者成宣也惡者靈厲也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宜無妄之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謚不失實也由斯以論堯堯亦美謚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堯者得實考也夫一字之謚尚猶明主況千言之論萬文之頌哉船車載人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朴船孰與加漆示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船車采畫也農無疆夫穀粟不登國無疆文德闇不彰漢德不休亂在百代之間彊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書非不講論漢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上即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爲此畢精故有齊世宣漢恢國驗

符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也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宜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非徒參天也城牆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築蹈之力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牆文人之筆動於築蹈聖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無疆乎人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肯陳一斷此三者孰者爲賢五三之際於斯爲盛孝明之時衆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爲少矣惟班固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讀以奇彰漢德於百代使帝明如日月孰與不能言之不美善哉秦始皇東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瑯琊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之美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從升會稽歷瑯琊之階也絃歌爲妙異之曲坐者不曰善絃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則妙異難爲觀者不知善也聖國揚妙異之政衆臣不願將順其美安得所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從生出見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驗嘗試人爭刻寫以爲珍祕上書於國記奏於郡譽薦士吏稱述行能章下記出土吏賢妙何則章表其行記明其才也國德溢熾莫有宣褒使聖國大漢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實論也古今聖王不絕其符瑞亦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有講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遲前而薄後是應變而定之漢不爲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僞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退實稽合於漢漢不

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實而論之漢更難及穀熟歲平聖主因緣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篇爲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爲治者優優者有之建初五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皇帝執德救備其災故順鼓明零爲漢應變是故災變之至或在聖世時早禍湛爲漢論災是故春秋爲漢制法論衡爲漢平說從門應庭聽堂室之言什而失九如升堂闕室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遠非徒門庭也日刻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望夜甚兩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隱也聖者垂日月之明處在中州隱於百里遙聞傳授不實形穠不實難論得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是以褒功失丘山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蹈班賈之跡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于三累也道立國表路出其下望國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廣之德未光於世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

頌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功成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數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

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爲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也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嘉鄒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傳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頌讚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客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豐爲頌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雅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大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常詠也時適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唯口晉與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衷轉直言不詠短辭以諷丘明子高並謀爲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仲武之美顯宗史岑之述嘉后或擬清廟或範駉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傳之北征西遊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爲精覈至

云雅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僞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爲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離居固未代之訛體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錄數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儀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讀者明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讀蓋唱發之辭也及益贊於禹伊陟贊於巫咸並屬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贊卽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贊荆軻及遷史固書記贊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別謬稱爲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讀之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其爲義事生獎嘆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曠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述義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贊曰容體底頌動業垂讀錄影摛文聲理有爛年積逾遠音微如旦降及品物炫辭作範

封禪

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錄圖曰渾渾鳴鳴莽莽雖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昔黃帝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荆山大舜巡岳顯乎虞典成康封禪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跡夷吾誦陳距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鑠專在帝皇也然則西轡東錄

南茅北秦空談非微動輒而已是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名號之祕祀祀天之壯觀矣秦始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疎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誅德銘勳乃鴻華耳觀相如封禪詩爲唱首爾其表權與序皇王炳元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頌瑞讚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惟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則文自張純首引典謨未同祝辭引鉤識叙離合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並仿宗實跡也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鐫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遜辭故兼包神怪然骨幹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序雅有鬱乎歷鑒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邯鄲受命攀轡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頗序而不能奮飛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千言旁涉動寡隨缺缺焉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錡則爲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轍焉贊曰封勒帝勳對越天休巡聽高岳聲英克彪樹石九旻泥金八幽鴻律蟠采如龍如虬

頌

詩有六義六曰頌莊子曰黃帝張咸池之樂有森氏

爲頌文心雕龍曰帝嘗之世咸譽爲頌以歌九韶商周及魯皆有頌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隋杜正元舉秀才擬聖主得賢臣頌唐開元十一年進士試黃龍頌十五年試積翠宮甘露頌宋朝淳化三年楊億於學士院試舒州進甘露頌遂賜及第則試頌尚矣宋書曰鮑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頌詩有序亦不可略也有終篇同韻者如元和聖德詩有四句換韻者如平淮西碑策銘贊倣此

頌

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嘗考莊子天運篇稱黃帝張咸池之樂夔氏爲頌斯蓋寓言爾故頌之名實出於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爲頌體之正至如魯頌之駉駉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爲頌之變故胡氏有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已文心雕龍云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爲貴數爲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諒哉徐師曾文體明辨

頌

按詩有六義其六曰頌頌者容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乃頌之正體也至於魯頌駉駉等篇則用以頌僖公而頌之體變矣後世所作皆變體也其詞或用散文或用韻語又有哀頌則任昉所稱漢張紘初作陶侯哀頌者是已劉勰云頌之爲體典雅清鏗揜揚汪洋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

乎規戒之域詳味斯言可以得作頌之法矣

頌部藝文

上四巡頌表

漢崔駰

臣聞陽氣發而鶴鵠鳴秋風厲而蟋蟀吟氣之動也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壤中節威於和也臣不知手足之動聲音敢獻頌云

平吳頌序

晉張載

聞之前志竟有丹水之陣舜有三苗之誅此聖帝明王平暴靖亂未有用兵而制之也夫太上成功非顯不顯情動於中非言不彰猗猗旣攘出軍以典淮夷既平江漢用作斯故先典之明志不刊之美事烏可闕歟遂作頌云

上大法頌表

梁簡文帝

臣綱言臣聞至理隆而德音闡成功臻而頌聲作在乎奚斯考甫神雀嘉樹或止事乎區中慶昭乎一物猶且手舞足蹈傳式方來况迺道出百王義高三代而可闕筆緝詞詠歌不作者也伏惟陛下天上天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垠躬紆尊極降宣至理澤雨無偏心田受潤

是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萬國均夢一日俱曉佛法之勝事國家之至美稽之上古未有斯盛雅頌之作不可闕也謹上大法頌一首曹不從征之賦劉坦遊侍之談曾無連類伏兼悚慙不勝喜悅之誠謹遣狀詔鍾超寶奉表獻頌以聞

上南郊頌表

同前

雖周郊南句宗伯之官徒設漢興北時賡格之道未隆而體元含極先後弗違典盛望禮理通孝敬潔靜之禮載光禘郊之風斯洽昔東平琅邪著藻炎德臨淄中山揭文魏美

答元園園講頌令

昭明太子蕭統

得書并所製講頌首尾可觀殊成佳作辭典文豔既溫且雅豈直斐然有意可謂卓爾不羣覽以迴環良同愈疾至於雙因八辯彌有法席之致銀草金雲殊得物色之美吾在原之意甚用欣憚遲面乃悉此不盡言統報

上拜南郊頌表

唐王勃

臣伏見總章元年十二月四日詔旣清東寇將觀南岳甫資元勳旋覽大典伏惟皇帝陛下黼藻神器銜策唐圖用天老之前機戮防風之後至爲而不恃懸寶位於中宸卑以自居託靈符於上帝禮擬蒼靈瑞溢元珪紫旻降祐黃祇叶矩徵臣學不照吉才不曠時窺宇宙之神功觀禋禮之盛節時非苟邁惟雅頌而知歸道不虛行想謳歌而有志豈與夫周傳考室裁稱棟宇之規漢泰甘泉未息嬭遊之諷此典衰於列代較馳驟於同衢而已謹憑天則輒貢拜南郊頌十章文不足奇意有遺美臣誠惶誠恐謹言

上九成宮頌表

前人

臣某言臣聞帝機無朕道洽則時豈靈化不言功成則顯顯伏惟陛下體元纂極模神建隆建棟梁三氣庭衡六合松軒夜警查吳姑射之心茅殿晨疑寥廓嗣山之駕臣露風太上庇影華胥仰衛室而無階侯襄城而有地雖望卑平叔空勤景福之詞而文謝子雲願竭甘泉之思謹憑天造輒貢九成宮頌二十四章攀紫墀而絕望叫丹闕而累息臣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言

上李常伯啓

前人

某啓某聞杞林騰秀羽族知歸鳴谷流謙波臣有託然則朝光八聖尚欣牧豎之詞道濟五殘未隔輿人之誦謹憑斯義輒呈宸遊東岳頌一首當仁不讓下走無慙於自媒聞善若驚明公豈難於知我龍門高遠眇黃道而無階爵里既投叫丹闕而有地伏願覽停左右曲流國士之恩廣進芻蕘俯息樵夫之議輕陳徑捷退用彷徨

上皇甫常伯啓

前人

某啓自恭陳薄伎祗奉話言咳唾成思盼睽爲飾征夫擊節方思孤竹之風壯士寒心實有長楊之作謹憑嚴命輕呈乾元殿頌一首將冀導江至海常以筆札見知南館西園遂與簪纓爲伍德雖無盡攀驥尾而方遙生也有涯比鴻毛而非重謹啓

進神鳳頌表

陳子昂

陳子昂言臣聞昔周道昌而頌聲作遂能昭配天地光烈祖宗垂之無窮永爲代典伏惟聖神皇帝陛下闡元極昇紫圖光有唐基以啓周室不改舊物天下

惟新皇王已來未嘗觀也臣聞仲尼曰聖人丘不得而見之矣又曰舜禹之有天下丘不預也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丘已矣夫皆傷不得見大道之行而鬱悒也臣草鄙愚陋生長休明親逢聖人而親昌運舜禹之政河洛之圖悉皆目見幸亦多矣今者鳳鳥來赤雀至慶雲見休氣昇大周受命之珍符也不稽元命探祕文采風謠揮象物紀天人之會以協頌聲則臣下之過也有國彝典其可闕乎臣不揣固陋輒獻神鳳頌四章以言大周受命之事誠未足以潤色鴻業掄揚盛美亦小臣區區丹悃之至謹詣洛城南奉進塵冒覽旋伏表慙惶云云天授元年

進洛圖頌表

崔融

臣某言奉某年月日敕令臣撰洛圖頌伏以陛下聖烈豐懿應期首出珍符炳鑠曠代罕聞雖皐繇歌虞伯禹申歎其或生於今日尚不足以談天况臣涉學蓋淺揆才多陋安可潤色皇化對揚神休竊讀古文幽尋舊式言大道者莫先於典詰序以之生焉美盛德者莫近於詩什頌以之成焉其辭婉而微其事簡而要今臣斟酌前訓擬議鴻猷述洛圖頌一篇并序謹詣宣議門奉進誠未能探索元奧憲章經書庶幾竭肝膽効塵露增日月之末光偕天地而不朽斯亦微臣之願足矣臣拜手稽首冒頌以聞死罪死罪

進東嶽朝觀頌表

蘇頌

臣頌言臣學不淵博詞蓋實滯陛下過聽被恩最久喜規封岱增天帝王壯觀臣以宗伯秩禮陪清道之與臣之幸一也又伏觀自天垂象銘岳昭訓臣已有司上載封禪之烈臣之幸二也臣再三之幸萬百常

情臣某中謝臣東京奉旨竊聞刻石三頌臣草一敦聖主之元猷大紀宰臣之鴻筆斯事至大咎繇吉甫之難也臣自料度不勝惶悚而議者謂臣光榮之至死且不朽臣所竊疾弊然言罕能述忠忠愚臣極思慮罄肝膽而爲之伏希演修德之符非敢助親文之化儻以潤色鴻業一蒙睿覽則臣之至懇萬願知歸輕塵冕旒若真冰谷無任區區戰灼之至

進孝烏頌表

楊譚

草莽臣譚言臣聞自昔皇王撫運提象天錫頑應以光盛業臣伏見以爲至道有平能招異類深仁所協充順天心陛下孝理天下孩視羣動恩被羽族感通陽精雖器車馬圖洋洋溢祕府而黃龍丹雀委積近郊此或爲常不甚專美豈如孝烏俯爾營巢不懼不驚以育羣子臣幸逢昌運好覽休祥萬古珍圖安能有此百代良史未之前聞况肅穆紫宸曉夕嚴警會弁星列爪士雲屯燕雀飛梁無相賀之所魚龍在棟成駭目之觀唯此孝烏晏然能馴明陛下深愛子物之慈表皇太子歸哺報恩之孝首出衆瑞莫與之齊謹按符瑞圖云宗廟肅敬則孝烏至昔范覽對蜀主言慈烏知孝誠養之禽必有孕方懷而至者陛下聖策遠備威震遐戎略地攻城無歲不克巴蜀之外今斯獲醜慈烏効祉可謂有徵加以遠降日輪近果天宇據北辰以永固豈南飛以遠枝自古攸傳無聞此瑞願陳不朽垂裕將來謹獻孝烏旌德頌七首雖論揚之美有愧於清風葵藿之心無忘於捧日謹投延恩匪奉表以冒冒觸宸嚴伏增戰越臣譚誠恐頓首死罪謹告

跋東坡桂酒頌

宋陳傳良

公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載之名山副在京師顧乃書桂酒法刻真羅浮鐵橋下以俟後之居夷者後公百年徐思叔以所藏酒頌示予相對嘆息予性不善書故不復贊

跋御書所進嘉邸生辰詩

前人

右傳良所上皇于大王生日詩王意嘉賞手書一本以贈或者難曰此頌體耳而及於防危饑寒之辭何也曰是獨不見太史遷論頌乎太史遷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救惟幾是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墮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由此觀之虞周詩頌非耶知虞周之頌然後可與言詩矣因著其語又見大王有取於詩在此而不在彼也且以著見王錄小善嘉規益之意傳良不勝感懼無以得此因刻之石以侈大觀

又

樓鑰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官寮皆出遴選嘗逢誕節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酌黃裳次酌陳傳良各出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及視之一日上呈翊善其一曰上呈贊讀御名謹封因敬請所以謙賜之由上曰二公之詩雖因爲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惠親書一本復以爲贈以示不忘裳與傳良踴躍而退龍飛之初擢裳禮部尚書傳良中書舍人未幾裳以疾沒傳良奏請以御書刊之堅珉玉音賜許是時臣鎔待罪瑣闥與傳良同直北門嘗過其家傳良以跋語示臣大略曰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救惟是

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蓋頌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有戒之義秦漢以來此義始絕臣爲之鐸然作而曰偉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於神明無有以頌爲警戒者舜臯賡歌世但以爲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賢相救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溢美人亦不以爲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也而傳良能發之臣於傳良平日所謂至是益以嘆服促使刻之傳良曰今既刻宸翰於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目皆當瑛少愈曾未信宿而已報罷未幾臣亦去國相忘於江湖者十餘年傳良下世訪遺稿於其家則不知所在矣二子師轍師朴求跋其下將碑之以傳遠臣既傷傳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直書始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以侈傳良等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頌詩賡歌本非專於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遇於斯云

頌部紀事

夏侯元辨樂論黃帝備物始制衣裳時則有龍袞之頌

類要黃帝妃嫫母訓宮人而有淑德奏六德之頌魯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

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雷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三十四年始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

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

論衡正說篇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爲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諛青臣之頌謂之爲諛

漢書淮南王安傳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曰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王褒傳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覽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名

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儵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記鄉侯何武爲童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

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

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爲聖主得賢臣頌上令褒與張子儵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解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項之擢褒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惡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官庖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

趙充國傳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明靈惟宜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論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書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妻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迺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起起桓桓亦紹厥後

後漢書崔駰傳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帝嗟嘆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臣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

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履屨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威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賈逵傳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驚駕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東平王蒼傳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詁

劉平傳王扶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然性沉正不可干以非義當世高之永平中臨邑侯劉復著漢德頌盛稱扶爲名臣云

傳毅傳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

梁鴻傳鴻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

鄧皇后紀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紀上書安帝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數宣景耀勒動金石縣之日月撼之罔極以崇陛下蒸蒸之孝帝從之

馬融傳融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屬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典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得賊縱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上廣成頌以諷諫頌案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間王廐長史時車駕東巡俗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後融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頌爲正直所羞

文苑傳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胡廣傳嘉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爲其頌云

法真傳真前後四徵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刊石頌之

鄭康成別傳民有獻嘉瓜者異本同實縣侯表附文辭郎略君爲改作又著頌二篇侯相高其才

秦中記章帝三年子母荀生白虎殿前時謂之孝竹羣臣上孝竹頌

東觀漢紀馬防征西羌上喜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功伐

魯國先賢傳黃伯仁不知何許人嘗爲龍馬頌其文甚麗

零陵先賢傳周不疑字文直曹公時有白雀瑞儒林並已作頌不疑見之操授紙筆立令復作操奇之

三國魏略黃初三年黃龍見鄴西漳水中王褒上頌賜黃金十斤

晉書犖處傳處除開喜令時天子留心正道又吳寇新平天下又安上太康頌以美晉德

潘尼傳尼太康中舉秀才為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正允鎮東叅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

劉伶傳伶字伯倫未嘗屑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石季龍傳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獸一夜中忽移

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季龍大悅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

將使朕平蕩江南之微也天命不可違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

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袁宏傳宏見漢時傳毅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

烈女傳劉臻妻陳氏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廻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

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前燕錄慕容儼觀兵近郊見甘棠於道周從者不識儼曰唏此詩所謂甘棠於道甘者味之主也木者春

之行也五德屬仁五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養物色又赤者言將有赫赫之慶於中土吾謂國家之盛此

其徵者也傳曰升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羣司亦各書其志吾得覽焉於是內外臣僚並上甘棠頌

南史宋臨川王道規傳鮑照字明遠東海人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照為河清頌其叙甚工

齊王摘傳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

法曹王融上金天頌

南齊書王僧虔傳僧虔第九子叔字子元性迅勤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扼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

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之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叔乃止

梁書鍾嶸傳嶸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為掌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引築

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

長沙嗣王業傳業子孝儼字希莊聰慧有文才射策甲科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座獻相風

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高祖深賞異之劉潛傳潛弟孝威初為安北晉安王法曹轉主簿以

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九年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其辭甚美

陳書虞寄傳寄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

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

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顏見傳見除宣毅府中錄事兼記室叅軍未定二年

高祖幸大莊嚴寺其夜甘露降見獻甘露頌詞義該典高祖甚奇之

陸琛傳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少警俊事後母以孝聞世祖為會稽太守琛年十八上善政頌甚有詞采由此知名

徐伯陽傳伯陽除臨海嗣王外諮議叅軍十一年春皇太子幸太學詔新安於辟雍發論語題仍命伯陽為辟雍頌甚見嘉賞

張正見傳正見字見蘭清河東武城人也祖蓋之魏散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脩禮魏散騎侍郎

歸梁仍拜本職遷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

魏書高閭傳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文才備偉下筆成章本名驥司徒崔浩見而

奇之乃改為閭而字焉真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顯祖即位閭上至德頌一篇

甄琛傳琛字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習吏事太平中上高祖頌十二篇優詔報之

董紹傳紹除步兵校尉肅宗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十匹

高允傳允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羣賢之行

舉其梗槩矣後允從顯祖北征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

程駿傳駿拜祕書令沙門法秀謀反伏誅駿表曰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關諸風

俗靡不備焉上可以頌美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此古人用詩之本意臣以

垂沒之年得逢盛明之運雖復晷刻將及尤慕廉頗強飯之風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伴日月

則天與唐風斯穆順帝與周道通靈是以狂妖懷逆無隱謀之地冥靈潛剪伐發覺之誅用能七廟幽贊

人神扶助者已臣不勝喜踴躍竭老鈍之思上慶國頌十六章并序巡符甘雨之德焉其頌曰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祐疊聖三宗重明四祖豈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在上聖敬日新汪汪獻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教興化津千載昌運道隆茲辰歲惟巡狩應運遊田省方問苦訪政高年咸秩百靈柴望山川誰云禮滯遇聖則宣王業初定中山是由臨幸之盛情特綢繆仰歌祖業俯於春柔大哉肆青蕩民百憂百憂既蕩與之更初邕邕億兆戶詠來蘇忽有狂豎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昇泥為亂祖龍干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皇度道固千紀百靈潛翦姦不遑起姦不遑起罪人得情憲章刑律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春生除拜周漢遐軌饗庭周漢奚升忿彼苛刻犧庭曷軌希仁尚德徵音一振聲教四塞豈惟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贊陰陽以調谷風扇夕甘雨降朝嘉生含穎深盛恩苗鰥貧巷誅寡婦室謠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迴秀英昭雅篇矧乃盛明德隆道元豈唯雨施神徵豐年豐年盛矣化無不濃有禮有樂政莫不通咨臣延臞欣詠時邕誰云易遇曠齡一逢上天無親唯德是在思樂盛明雖疲勿怠差之毫釐千里之倍願言勞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慎微五國連兵踰年歷時鹿車而運廟算失思有司不惠蠶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宜督厥守威德是宣威德如何聚眾盈川民之從令實賴衣食農桑失本誰耕誰織饑寒切身易子而食靜言念之實懷歎息昔聞典論非位不謀漆室憂國遺芳載臧臧臣昏老偏蒙恩祐忽忘狂瞽敢獻愚陋

文明太后令曰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功德可兩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章駁之不忘駿又奏得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為十篇文多不載文明太后令曰省表并頌十篇聞之鑒戒既備良用欽翫養老乞言其斯之謂又詔曰程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又門無俠貨之實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

常景傳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為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為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於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

北齊書祖珽傳珽字孝徵范陽狄道人也父瑩魏護軍將軍珽神情機警詞藻適逸少馳令譽為世所推起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為尚書儀曹郎典儀注書為冀州刺史侯受洛制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神武聞之

樊遜傳遜為臨漳小吏縣令裴鑒蒞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邇上清德頌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為主簿

北史薛儉傳魏文帝即位拜儉中書侍郎加安東將軍增邑百戶進爵為伯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儉為之頌魏文帝又造二款器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瓶以臨器上傾水灌山而注乎器烟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款器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為鳧馬蟾以

飾之謂之水芝款器二盤各處一鉢鉢圓而鉢方中有人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器形似觥而方滿則平溢則傾儉各為作頌

周書顏之儀傳之儀父協梁元帝為湘東王引協為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應命梁元帝復著懷舊志及詩並稱贊其美之儀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為詞賦嘗獻神州頌辭致雅贍梁元帝手敕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便慰良深

隋書李德林傳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以為未盡善令和士開以頌示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叙盛德即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

許善心傳善心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閣高祖召百官賜宴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頌成奏之高祖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日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

薛道衡傳楊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祝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類不死令

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頌耶付執法勘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暨於奏日冀帝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未時年七十天下冤之

唐書袁朗傳朗其先雍州長安人父樞仕陳爲尚書左僕射朗在陳爲祕書郎江總尤器之後主聞其才詔爲月賦一篇灑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復詔爲芝草嘉蓮二頌歎賞尤厚

賀德仁傳庾抱者陳御史中丞衆孫開皇中爲延州參軍入調吏部尚書牛弘給筆札令自序援筆而成爲元德太子學士會嫡皇孫生大宴坐中獻頌太子嗟賞及在隴西府文檄皆出其手

岑文本傳文本進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祕書郎兼直中書省太宗既藉田又元日朝羣臣文本奏藉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瞻李靖復薦於帝擢中書舍人

張昌齡傳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
張文粹傳文粹遷亳州刺史末徵初獻文皇帝頌優制褒美

武后傳延載二年武三思率蕃夷諸酋及耆老請作天樞紀太后功德以黜唐典周制可使納言姚璹護作乃大京銅鐵合冶之署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置端門外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八面而別五尺冷鐵象山爲之趾負以銅籠石鑿怪獸環之柱頌爲雲蓋出大珠高丈圍三之作四蛟度丈二尺以承珠其

趾山周百七十尺度二丈無應用銅鐵二百萬斤乃悉鑄羣臣蕃酋名氏於其上

武三思傳春大皇帝遣三思攸暨禱乾陵而雨帝悅三思因主請復崇恩廟吳順二陵皆置令丞其黨鄧愔上聖感頌帝爲刻石

崔融傳融爲文華琬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寶圖頌尤工
澤王瑒傳瑒初封嗣澤王降爲郾國公宮宗正光祿卿進封褒信王初張九齡撰龍池頌刊石典慶宮宗子以爲不稱盛德更命瑒爲頌建花萼樓北

李白傳白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

讓皇帝憲傳元宗爲太子嘗製大衾長枕將與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坊申岐二王居安典坊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南置樓其西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外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

侑勸諸王曰朝側門既歸即具樂縱飲擊毬鬪鷄馳鷹犬爲樂如是歲月不絕所至輒中使勞賜相踵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帝於敦睦蓋天性然雖讒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搖時有鶴鴿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栖浹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爲作頌

韓思彥傳思彥客汴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爲頌餉繒二百不受時歲凶家饑甚僧

徹固請爲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謙不可輕用宋璟傳璟徙廣州都督廣人爲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盜辭徒成詬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

蘇頌傳頌從封泰山詔頌朝觀壇也咨其文
劉晏傳元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功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

五代史庾載傳世宗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賈餗閻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昭餗數與論議其文粲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至於廣京城爲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爲頌以獻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餗而不爲穀之諛也

十國春秋前蜀馮涓傳高祖分藩西川表涓節度判官天復中兩川賦重人多嚙噬不敢發涓因獻生日頌先述功德繼言生民重征之苦高祖媿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資金帛加等

南漢王嗣傳乾亨初白龍見南宮詔進白龍頌文采斐然

宋史王著傳著宋初加中書舍人建隆二年知貢舉時亳州獻紫芝鄆州獲白兔隴州貢黃鸝鸛著獻頌因以規諫太祖甚嘉其意下詔褒之

鄭起傳馬應者薄有文藝多服道士衣自稱先生開寶初微元結中興頌作勃興頌以述太祖下荆湖之功欲刊石於末州結頌之側縣令惡其夸誕不以聞

扈蒙傳扈充史館修撰九年正月受朝乾元殿降王在列聲明大備蒙上聖功頌以述太祖受禪平一天下之功其詞誇麗有詔褒之爲慮多遜所惡出知江陵府太宗卽位召拜中書舍人旋復翰林學士

刁衍傳衍字元賓李煜嘗令直清輝殿閣中外章奏金陵平從煜歸宋太祖賜緋魚授太常寺太祝稱疾假滿屏居輩下者數歲太平興國初李昉扈蒙在翰林勉其出仕因撰聖德頌獻之詔復本官

馮謐傳謐字伉歸中朝與兄儀价並登進士第伉文辭清麗嘗著平晉頌時人稱之

宋白傳白從征太原判行在御史臺劉繼元降翌日奏平晉頌太宗夜召至行宮褒慰且曰俟還京師當以璽書授職白謝於幃中

梁鼎傳鼎字凝正益州華陽人祖鉞仕蜀爲劔門關使父文獻乘氏令鼎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知梓歸縣再遷著作佐郎端拱初獻聖德徽號頌萬餘言試文遷殿中丞

胡旦傳旦知海州踰年召歸先是盧多遜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平頌曰天祥我宋

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鄭粵有大水昏墊下人非曰聖作孰究孰度蔽賢者退運澤者罪我防大患

河豈云敗逆遙投姦普屏外聖道如隄崇崇海內帝曰守文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是忝民民以盡力

臣以勤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警神德漢武宣防實彰令式我寒長河融流惠澤明明聖功

萬代成則太宗覽頌有逆遜姦普之語名宰相謂曰胡旦獻頌詞意悖戾朕自擢於甲科歷試外任所至

無善狀知海州日爲部下所訟獄已具適會大赦朕錄其材而捨其過尚令在近列又領史職乃敢恣冒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卽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安德裕傳至道初德裕常作九絃琴五絃阮頌以獻上稱其詞采古雅

吳淑傳淑字正儀爲著作佐郎始置祕閣以本官充校理嘗獻九絃琴五絃阮頌太宗賞其學問優博

楊億傳億遷光祿寺丞屬後苑賞花曲宴太宗召命賦詩於坐側又上金明池頌太宗誦其警句於宰相

明年三月苑中曲宴億復以詩獻太宗訝有司不時召宰相言舊制未貼職者不預卽以億直集賢院表

求歸鄉里賜錢十五萬至道初太宗親製九絃琴五絃阮文士奏頌者衆獨稱億爲優賜緋魚

劉蟠傳蟠字錯初以父蔭爲大理評事咸平二年擢進士第嘗獻幸太學頌眞宗中夜觀書得錯頌頗嘉

賞之出以示輔臣且言錯幼孤能自立立試命直史館累遷至戶部郎中鹽鐵副使

眞宗本紀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陝西黃河再清集賢校理晏殊上河清頌

趙安仁傳安仁父平知開封府司錄參軍事朝廷議行封禪乎上封禪頌名拜祕書丞賜緋魚

安仁歷大理評事光祿寺丞召試翰林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賜緋時王侯內戚家多以銘誄爲託太宗

製九絃琴五絃阮時多獻賦頌上嘉文物之盛悉閱覽訂其工拙時稱安仁李諤楊億辭雅瞻名詣中書

獎諭
葛官傳官字公雅江陰人舉進士授中正軍堂書記

善屬文上太平雅頌十篇眞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進兩階又獻寶符閣頌爲楊億所稱

王欽若傳眞宗嘗夢神人言賜天書於泰山卽密諭欽若欽若因言六月甲午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

黃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識皇城吏王居正見其上有御名以告欽若既得之具威儀奉導至社首跪授中

使馳奉以進眞宗至舍芳園奉迎出所上天書再降祥瑞圖示百僚欽若又言至嶽下兩夢神人願增建

廟庭及至威雄將軍廟其神像如夢中所見因請構亭廟中封禪禮成遷禮部尚書命作社首頌

晁迥傳迥字明遠爲通進銀臺司獻玉清昭惠寶頌進太子少傅獻大順審刑無盡燈頌

賈昌朝傳昌朝字子明眞定獲鹿人晉史官緯之從曾孫也天禧初眞宗嘗祈穀南郊昌朝獻頌道左召

試賜同進士出身
張師德傳師德字尚賢去華十子最器師德嘗欲任

以官辭不就去華曰此兒必繼吾志眞宗祀汾陰知河南府薛映薦其學行又獻汾陰大禮頌於行在是

歲舉進士亦爲第一時人榮之
陳堯叟傳堯叟爲羣牧制置使大中祥符東封加尚

書左丞詔撰朝觀壇碑進工部尚書獻封禪聖製頌帝作歌答之祀汾陰爲經度制置使判河中府禮成

進戶部尚書詔王欽若爲朝觀壇頌表讓堯叟不許別命堯叟撰親謁太宰廟頌

明鎬傳明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中進士第補蘄州防禦推官眞宗崩上眞頌四十六篇改大理寺丞

王疇傳疇用賈昌朝薦改編修唐書仁宗復近郊疇

引十事以諫皇祐中詔禁貴戚近習私謁者瞻獻聖政惟公頌直祕閣

秦檜傳紹興十七年進士施鏐上中興頌行都賦及紹興雅十篇求免文解自此頌誅導諫愈多

山堂肆考李獻臣年十二真宗祀太清宮迎駕進頌有歡聲徧八絃之句帝嘉歎令赴祕閣讀書賜進士及第

東軒筆錄慶曆中呂許公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公殊章邨公得象為相又以諫官歐陽修余靖

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他升拜不一時石介為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為不肖及有手鋤姦桀之句頌出泰山孫

復謂介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逐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徠山而病卒

談苑石介字守道徠山人也文章學術天下宗師皆呼為徠先生著宋頌十篇倚那清廟無以加也慶曆三年天下所謂賢士大夫必用於兩府侍從臺

諫之官宋之用人於茲為盛介作慶曆聖德詩

玉海仁宗時石介再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功德之尤著見者為宋頌九篇

張方平為宋頌十五章上下二什天假之什八篇繫之先帝日之初升之什七篇繫之今上

揮塵後錄東坡先生為兵部尚書時為說之言黃州時陳慥相戲曰公只不能作佛經曰何以知我不能

曰佛經是三昧流出公未免思慮出耳曰君知子不出思慮者胡不以一物試之陳不肯曰公何物不會

作題目今何可相煩者復強之乃指其首魚枕冠曰

頌之曰假君子手為予書焉可也陳於是筆不及並墨爾且笑曰便作佛經語耶說之請公書是頌曰不揆輒欲著其作頌始初本末如此以視後之學者而留落頌墮負其初志三十有三年矣今年以其頌歸謝甥侯俊聞而有請所不得辭遂亟識之并以當時所書李潭馬贊歸侯宣和七年乙巳二月十六日丁巳朝請大夫致仕晁說之題右晁四丈以道跋東坡書著之於編欲使人知作文之所因真跡今藏謝景思家

老學庵筆記乾道末夔路有部使者作中興頌刻之瞿塘峽峭壁上明年峽漲有龍起峽中適碎石壁亦可異也方刻石時有夔州司理參軍以恩榜入官權教授出賦題曰歌頌大業刻金石或惡其佞謂之曰韻脚當云老於文學乃克為之聞者為快

程史中興二朝授受之懿追姬堯禹一時薦紳名士親逢盛際濃墨大字以侈千一之遇者間有之而史不多見三松王才臣子俊者家廬陵以文鳴江西嘗作淳熙內禪頌一篇其文瞻蔚典麗又自作序其後謂元次山言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蓋帝王之世以詩頌為一件最緊切事專設採詩之官以搜求之重以其時教養有方人人能文故郊祀

天地則有頌祀四岳河海則有頌講武類禱則又有頌薦魚獻鮪等事亦皆有頌後世於詩頌既不甚經意而能文之士亦不世有鴻烈麗藻率不相值且如有肅宗復兩京之功又適有元結能作頌有憲宗平淮蔡之功又適有韓愈柳宗元能作碑若雅是以其功烈益大彰明灼著足以傳示無極韓碑一為人所

磨易以投文昌之作便俳諧淺陋讀者悶然厭之豈復能有所發揚也子俊於前輩無能為役亦詎敢謂能文然所述淳熙內禪頌鄉曲一二鉅公皆盛有所稱道以為可以庶幾古作者墮在山林無階上徹蓋十有六年於茲屬者士大夫或恐之俾自附於東漢傳毅之義上表投進亦試擬作表章一通矣又念齒髮如許恐有干澤之嫌以名簡書朋友之譏亦不果進也顧藏之家以自致其意云才臣蓋師誠齋誠齋亟稱其文有發而為文自鑄偉辭其史論有遷固之風其古文有韓柳之則其詩句有蘇黃後山之味至於四六踵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屈奇層出自汪彥章孫仲益諸公而下不論也小技如尺牘本朝惟山谷一人今王君亦咄咄逼之矣挾希世之寶而未應時之須可為長嘆息等語嘗游京師上史館書述此頌之意以杜篤自況階薦得官初任徑為成都帥幕歸遂棲遲衡泌其節亦可觀云

仁宗為太子召見獻皇元頌
殉身錄王禪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明紀洪武三年夏五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五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劉基為之頌
洪武七年十一月甘露降於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吾學編建文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始奉太祖高皇帝配方孝孺進頌

末樂二年周王敗於鈞州獲驕虞王來朝獻之羣臣稱賀侍講楊榮作頌以獻

末樂十三年禮部郎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贊之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末樂十二年入史館改翰林院侍講獻爲善陰薦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冬甘露再降於孝陵松柏復獻頌

宣德八年南海外諸國各遣使獻麒麟凡四楊士奇獻頌

頌部雜錄

晉陸機文賦頌優游以彬蔚

陸雲與兄平原書雲再拜二祖頌甚爲高偉雲作雖時有一佳語見兄作又欲成貧儉家無絲毫致兄此謙辭又雲亦復不以苟自退耳然意故復謂之微多

民不輟歎一句謂可省武烈未得有吳說桓王之事而云建其孤恐太祖不得爲桓王之孫雲前作此頌及信以白兄作游仙詩故自能劉氏頌極佳但能出言耳二頌不減復過所望如此已欲解此公之半歲

暮賦甚欲成之而不可自用得此百數十字今送不知於諸賦者不罷少不想少佳成當送到洛陳琳大荒甚極自雲作必過之想終能自果耳謹啓

今按二陸集並不見二祖頌劉氏頌游仙詩唯歲暮賦耳所失多矣

又書祠堂頌已得省兄文不復稍論常佳然了不見出語意謂非兄文之休者前後讀兄文一再過便上口語省此文雖未大精然了無所識然此文甚自難事同又相似益不古皆新綺因此已自爲洋洋耳

又書詠德頌甚復盡美省之惻然又漢功臣頌甚美又書疏成高作未得去省登遐傳因作登遐頌須臾便成祝之復謂可行今並送之尚未定刊及比信今更有所損益後八人丁無事合會之才得二篇耳索度是淫鬼無緣在此中故不可作頌

又書誨頌兄乃以爲佳甚以自慰文章當貴經緯如謂後頌語如漂漂故謂如小勝耳又祖德頌無大諫語耳然靡靡清工用辭緯澤亦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

又書一日視伯喈祖德頌亦以述作宜褒揚祖考爲先聊復作此頌今送之願兄爲損益之欲令省而正自輒多欲無可加省碑文通大悅愉有似賦愚謂小復質之爲佳

又書誨頌兄意乃以爲佳甚以自慰今易上韻不知差前不佳者願兄小爲損益令定下云靈旆電揮因兄見許意遂不恪不知可作蔡氏祖德頌比不唐元結大唐中興頌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者其誰能爲之

梁肅毗陵獨孤及集序崔祐甫言常州之文議論最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咏歌峻如嵩華浩如江河又李翰前集序綜名實樹遺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

宋石介慶曆聖德頌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毛羽之瑞當時羣臣猶且濃墨大字金題鉅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爲無前之休丕天之績

宋史選舉志凡士不由科舉若三舍而賜進士第及

出身者其所從得不一凡遺逸文學吏能言事或奏對稱旨或試法而經律入侵或材武或童子而皆能文或邊臣之子以功來奏其得之雖有當否大較猶可取也崇寧大觀之後達官貴胄既多得賜以上書獻頌而得者又不勝紀

輿真子唐中興頌云復復指期或云以復兩京故曰復復非也此兩字出漢書今按匡衡傳云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注云下復扶目反又何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翟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甘

州牧後皆復復故注云依其舊也下復扶目反蓋上音服下音福謂福如故也唐中興頌亦如此讀之歸田詩話元次山作大唐中興頌抑揚其詞以示意磨崖顯刻於涪溪上後來黃魯直張文潛皆作大篇以發揚之謂肅宗擅立功不贖罪繼其作者皆一律

識者謂此碑乃唐一罪案爾非頌也惟石湖范至能八句云三頌遺音和者稀形容寧有刺譏辭絕憐元子春秋法却寓唐家清廟詩歌詠當諸琴搏拊策書

自管壁瑕疵紛紛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碑然誠齋楊萬里語溪賦中間云天下之事不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策於高邑稟重異於西帝違人欲而圖功犯衆怒而求濟則夫千麾萬旗者果肯爲明皇而致死耶其論甚恕

玉海西山先生曰贊頌皆韻語體式類相似贊者贊美之辭頌者形容功德然頌比於贊尤貴瞻麗宏肆昌黎聖德詩但徠慶曆頌此正格也其用事造語最忌塵俗須熟讀三百篇博觀司馬相如揚雄諸賦與夫漢郊祀歌文選所載二京三都七啓七發之類及

韓柳文韻語文字則筆下自然豐腴矣

青箱雜記人臣作賦頌贊君德忠愛之至也故前世

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之徒莫不如此而本朝亦有焉

呂文靖公賈魏公則嘗獻東封頌夏文莊公則嘗獻

平邊頌廣文頌朝陵頌廣農頌周伯星頌大中祥符

頌靈寶真文頌麗顯公則嘗獻肇禋慶成頌餘元獻

晏公宣獻宋公遭遇承平嘉瑞來還所獻賦頌尤為

多焉

學齋帖碑司馬長卿封禪文典雅為西京之宗然未

免託符瑞以啓武帝之侈心君子已恥之其後揚雄

倣之作劇秦美新尤為可恥班孟堅典引亦引符瑞

以效尤唐人作玉謬真紀以美元宗尤淺陋及柳宗

元貞符謂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

惟人之仁匪祥於天茲為貞符哉未有棄仁而久者

也未有特祥而壽者也遂一洗從前作者之陋為可

喜也

妮古錄崇因寺有觀音畫像東坡頌李端叔跋曰吾

葬亡妻崇因寺長老欽公謂余曰子胡不禱觀音東

坡南遷嘗禱而應遂作頌前人已為刻石後有詔所

在東坡文皆殿前人不致違余問石所在曰幾碎矣

索之力乃得於庫中米廩後塵土深數寸稍曳出加

湔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蓋先是刻馬祖龐居士用

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全

日知錄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乃

不攷史書之誤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後於

小黃作陵廟本紀五年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追尊

先媼為昭靈夫人則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

后崩乃太上皇崩之誤文重書而未刪也侯公說羽
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並無皇媼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五十四卷目錄

贊部彙考

劉熙釋名

贊部總論

李充翰林論

王通中說

王應麟辭學指南

徐矩事物原始

吳訥文章辨體

徐師曾文體明辨

贊部藝文

答范光祿書

漢史贊桑弘羊評

跋武侯像贊

贊部紀事

贊部雜錄

文學典第一百五十四卷

贊部彙考

劉熙釋名

釋典藝

稱人之美曰讚讚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

贊部總論

李充翰林論

贊

客象圖而贊立宜使辭簡而義正孔融而贊揚公亦其義也

王通中說

禮樂篇

薛收曰贊其非古乎子曰唐虞之際斯為盛大禹卑陶所以順天休命也

王應麟辭學指南

贊

贊者贊美贊述之辭文選序曰圖像則贊與文章緣起曰司馬相如荆軻贊班史以論為贊范曄更以韻語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云云乃作頌焉其辭曰云

云袁宏三國名臣序贊序云云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贊云云先序後贊與今體相類唐建中二年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此試贊之始中興書目云顧雲鳳策聯華三卷有補十八學士寫真像贊安西都護府重築碎葉城碑皆因舊事而作亦擬題之類也

徐矩事物原始

贊

文心曰昔虞舜重贊及益贊于禹伊陟贊于巫咸並揚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辭故漢置鴻臚唱拜為贊如相如之贊荆軻班固之褒貶以贊皆取益贊于禹之意要之自司馬相如贊荆軻始

吳訥文章辨體

贊

按贊者贊美之辭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荆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為贊至宋范曄更以韻語唐建中中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無頌題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贊頌二題皆出矣西山云贊頌體式相似貴乎瞻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為佳作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畫象贊金樓子有云班固願學尚云贊頌相似信然

徐師曾文體明辨

贊

按字書云贊稱美也字本作讚昔漢司馬相如初贊荆軻後人祖之著作甚衆唐時至用以試士則其為世所尚久矣其體有三一曰雜贊意專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二曰哀贊哀人之歿而述德以贊之者是也三曰史贊詞兼褒貶若史記索隱東漢晉書諸贊是也劉勰有言贊之為體促而不曠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其頌家之細條乎可謂得之矣至其謂班固之贊與此同流則余未敢以為然也蓋嘗取而玩之其述替也名雖為贊而實則評論之文其叙傳也詞雖似贊而實則小序之語安得槩謂之贊而無辯乎

評

按字書云評品論也史家褒貶之辭蓋古者史官各有論著以訂一時君臣言行之是非然隨意命名莫協於一故司馬遷史記稱太史公曰而班固西漢書則謂之贊范曄東漢書又謂之論其實皆評也而評之名則始見於三國志後世作者漸多則不必手秉

理學彙編文學典第一百五十四卷贊部

史筆而後爲之矣故二評載諸文粹而評史見於蘇文忠公集中今以陳壽史評爲主而其他作者亦並列焉分爲史評雜評二品云

贊部藝文

答范光祿書

宋謝靈運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疾比春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成饑渴山川幽阻音塵闊絕忽見諸讚嘆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味玩增懷輒奉和如別雖辭不足觀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大悟袁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違呈

漢史贊桑弘羊評

張或

班固稱弘羊擢於買豎方以販菜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應賢者之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求備於漁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好邑則儀行父至殷辛淫醜則惡來韋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抑

爲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之以其踰周公之制也而况攘臂抵掌力爲天下聚斂之人乎義也者君子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赴蹈而君子之所不忍爲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閑生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爲盜者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幹鹽鐵析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潔己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烹以致兩孟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奈何以錐刀異類齒得人之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跋武侯像贊

朱子

乾道丁亥歲予游長沙見張敬夫書室有武侯畫像甚古云是劉丈子駒家藏唐閣立本筆因謂敬夫盍爲之贊敬夫欣然口占立就語簡意到聞者歎服以爲非深知武侯心事者不能道也王兄齊賢因摹本而屬敬夫手題其上後二十九年齊賢諸子出以視予俯仰瞻昔如昨日事而三君子皆不可見矣爲之太息記其下方慶元乙卯秋八月丁丑新安朱熹仲晦父

贊部紀事

三國志楊戲傳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

晉書華譚傳譚爲郾城令過潁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爲作答敘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爲廬江延已爲淮陵太守

稽康傳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元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于千載也

衛瓘傳瓘子恆字巨山爲黃門郎善草隸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其一卷論楚者最爲工妙恆悅之故竭思以贊其美

稽紹傳紹從子含字君道好學能屬文楚王瑋辟爲掾瑋誅坐免舉秀才除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爲之讚含援筆爲弔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瑁王弘遠華池

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趨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太

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元極曠人爲俗季真風旣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嘆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元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

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瀾宅非茅茨

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室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溷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世說羊孚作雪讀曰資清以化乘氣以慕遇衆能鮮